

死 亡 村 庄

钱国樑

关键／著

战争烈火
中的民族之魂，
民族之根！

长征出版社



死亡村庄

钱国辉

关键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雨木

封面设计:子午书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村庄/关键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204-230-5

I. 死... II. 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43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60×980 1/16 12 印张 161 千字

定价:25.00 元

ISBN 7-80204-230-5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关健，字世峰，黑龙江省龙江县人。先后毕业于大连陆军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出版长篇小说《城乡日记》、报告文学《渡海登岛作战》。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近百万字。现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死亡村庄

这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一幕残酷而又卓绝的战争悲剧，一部浸满血泪、被正义与邪恶、善良和蛮横肆意涂抹的心灵历史。在那片肥沃的强悍的极富民族意味的关东土地上，一个村庄的悲惨覆灭，正如她数百年前的英勇崛起，壮阔而又偏狭，热烈而又悲凉……

作品中的主人公是那场惨烈杀戮的唯一见证者。他少不更事即卷入了这场战争，他随着父辈在“战争的丛林”中穿梭，在“人性的丛林”中迂回，在浸满“爱恨情仇的血泊”中成长，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用色彩绚丽、放荡不羁的地方语言，诠释着人性与杀戮之间的距离，再现了那个已如潮退去的“混沌”年代中一群普通人的性格命运。

出版策划：



修正字库

010-59282926
xzwk@263.net
更多资讯及投稿
www.zhidaoguan.com

书名题签：钱国梁(沈阳军区原司令员)

责任编辑：雨 木

封面设计：

子午书装

祭奠的也应该是能复活的

汪兆骞

村庄，死亡于日寇的血腥杀戮。

这是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既具家族史意味，又赋予审文意识的长篇小说。

它气势磅礴，创意诡异，富有传奇色彩。

故事起于日寇血洗龙江，结束于这伙鬼子被山民绝杀。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有着绝对权力的农民武装的头领——大摆手。他身边聚集着他的家属四爷爷、奶奶、草上飞等一群富有血性的绿林好汉。

小说对大摆手们的成功塑造，揭示了特殊历史环境中人物精神世界和性格命运所具备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大摆手和他的家人，原本是匪气和英雄气此消彼长，但终究并存于一身的绿林好汉式的人物。平时，他们以不人道对付不人道，于法理不合，却于情可谅。

日寇入侵，面对国难家仇，他们不得不换个活法儿。当他们的自由不羁与朴素炽烈的民族意识相融和的时候，他们就不断摆脱自身农民的狭隘眼界和土匪习性，在那个充满灾难、血泪、矛盾、抗争的民族战争的烈火中，逐步成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成为民族之根，之魂。

大凡深刻的艺术，总是有些反常的，变态的。从失常状态认识作品及人物则更深刻。反常，实则是恢复了他们的本真面目。大摆手们便是失常的变态的“这一个”。从性格逻辑上看，他又是完整

死亡村庄

的和谐的,其矛盾丰赡的人性,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文学的人物画廊。

正是他们常态的、变态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情仇恩怨,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或可疗救我们麻木的,虽有新时代潮流鼓荡觉醒,但仍嫌迟慢的灵魂。

他们身上流宕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强力,是中国民族最强悍的力量。对文学而言,只有从一个民族所经历过的战争,才能真正窥见到这个民族的精神脊髓。

战争将人性抑或兽性,美抑或丑,善抑或恶都推向极致,只有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和他人,才能真正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真正感悟苍茫的历史感。

浸漫于村庄的血是活跃的,那是民族灵魂的召唤。

祭奠的也应该是能复活的。

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文学正在悄然诞生……

序不成序,论不成论,失当之评,离题之论,方家哂之可也。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一日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袭击	1
第二章	死人	12
第三章	惊变	17
第四章	野性	25
第五章	出走	34
第六章	逃离	39
第七章	伪军	48
第八章	迎击	61
第九章	守望	75
第十章	偷盗	80
第十一章	营救	88
第十二章	复仇	100
第十三章	远行	110
第十四章	归来	117
第十五章	骚动	127
第十六章	飞机	132
第十七章	出击	146
第十八章	叛变	160
第十九章	绞斗	172
第二十章	绝杀	179

第一章 袭击

得知日本人到了龙江的那天早晨，阴风怒嚎，太阳犹如杏色透明蛋黄轻飘飘地悬挂在六九山的上空，村庄在将近傍晚的暮色里，铺着一层无垠的寂静。爷爷在院子独自一人来回转悠，冷峭的寒风肆无忌惮地翻动他的衣襟，激灵灵地，他打了几个冷战，刚好把一袋烟抽完，就听见院外枝头上有一群麻雀在齐声哀叫。

爷爷对我爹说：“打春了，天咋还不变暖和？”

我爹说：“这天儿，有点反常啊。”

他俩说完缓步绕过院中的那口老井，一前一后朝正房去了。当时我马圈里喂马，喂我非常喜欢的那匹枣红马。马不停地朝我打着响鼻，我就对那枣红马说，吃饱了你就消停待着，不然本少爷就骑你出去，遛你一遛，整你一身汗水，一身泥巴……通常情况下，我那时是在马背上才能找到少年最快乐的时光。

几个伙计在我爹带领下，直奔西厢房，满地的脚步踢碎了日光，光怪陆离的影子穿行在回廊里。急匆匆的脚步让我感到纳闷，我支楞起耳朵听着他们的脚步声，目光也就被他们脚上的乌拉鞋引到了那房门口，我想知道我爹他们一伙要干啥？

不知什么时候，奶奶从正房里出来，她已经站在我身后，狠命地揪住我耳朵，我的耳朵一阵酸热，一阵灼痛。我感到钻心入骨般的疼痛，目光又呆又苦，呲牙咧嘴地看着她。她的嘴唇上挂着凶恶，怒气在嘴角飘着。她摆手示意让我滚一边去。我不敢出声地撅了撅嘴，就按照她的指令滚到一边去了。但还是贼不溜秋地回头望了望

死亡村庄

那门口儿，就听见那门吱嘎一声关上了，关住了里边我非常想看到的一切。

我莫名其妙地立在房山头下，在完全不知全是乱想中胡乱赌气，一种仇怨的委屈涌上来。我想哭，远远地望着奶奶，奶奶还在不停地摆手往回轰我，我就是不愿意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还在怒喝让我滚进屋去。让我进屋待着又有啥意思？那天的奶奶咋那么凶？她不是疯了，就是有些不正常了。但我还必须老实地待着，奶奶是我家中的绝对权威，连我爹都怕她，也就不说我了。可我一直在琢磨我爹和伙计们在干啥。我怀着对奶奶无比憎恨的心情在屋里度过了一段无聊的时光。还是将脑袋探出了窗外，几次试图将目光从那个门缝挤进去，那屋里一点响声也没有，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十二岁的我是有深刻记忆的，记忆中重现了我家宅院的辉煌，现在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家那段富足生活。自打爷爷和父亲那天晚上的举动开始，全村人的命运从此就开始改变？他俩就能改变我们大门关家的存在方式？我不知道，想起来了，又想不起来，是遥远了，还是恍若隔世？所有的景况也确实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大门关家村庄的旧址上，我看到了蒿草丛生，残垣破败，一派无比荒凉的景象。我身上二十处刀疤同眼前破败景象一起隐隐作痛，这刀疤看来与它们同在，这也许是爷爷和父亲不畏强敌的最好印证。也是他们给像我这样不肖子孙留下的永恒纪念。无论我走到哪里，就将它带到哪里吧。眼前的荒凉与冷漠，凄苦与落破，我的灵魂也开始在这破败的景象中游走奔袭。

我们村庄那时的模样，现在也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的，应该算是一个挺漂亮的村子。几条清亮的小河从村前从村后永不停息地流淌，纵横交错在那广阔无边的黑土地上，最后都流淌到嫩江里去了。要是在阳光明媚的夏天，满山遍野全是绿色，野花在大草甸子上开出一大片五颜六色，开出一大片的美丽。我当时还是光屁股的娃娃，还不知道美丽一词之说。用爷爷的话讲就是：“贼他妈的带劲儿”。

爷爷说当初他来这里，就得意上了这块土地。那土是油黑铮

亮,水是清冽见底。这是一个既能打猎又能产粮的好地方。从他来到这儿第一天起,他就像爱女人一样“稀罕”上这片土地,勤恳经营着这片土地,土地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在这里,他繁殖了二代人丁。

于是,爷爷得出来一个结论,这地方真养人。爷爷的日子好过以后,来自下荒(辽宁)凤凰城的亲戚就挑着行李纷纷投奔,来的人一住下来就再也不愿意走了,大部分也都是关姓人家,即使是外姓人家,也属于那种几代人之间都牵扯着血脉相连的表里表亲。

在我们家乡有句俗语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可是真的,一点都不糊弄你。家乡的土地就是适应各种动物生存和繁衍。我们家族的确也在这里过了几年消停而又殷实的日子。

在那黑油油的土地上,爷爷那时也真是大有用武之地了,他不仅是一个庄稼地上的行家里手,同时也是一个好猎手。多年的辛苦劳作和苦心经营,我们家就鸡满架、粮满仓、猪满圈了。

面对渐渐殷实家业和富足的生活。爷爷清楚地知道,在土匪横行昏无天日的年代中生存,富足会引来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于是,他就带着我爹去了齐齐哈尔,那时的齐齐哈尔叫卜奎城。他们去卜奎城花了可老多钱了,买枪买马。还修起了自己的宅院。在院墙的四角修起了老高老高的炮楼。尤其是那宅院的大门整得很气派,很牛逼。牛逼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方圆百里没这么敞亮的大门。爷爷还用笊帚头蘸着猪血从里到外把那门涮了三遍色儿。我们村子的名字——大门关家,就是根据这个大门叫开了。

现在这个村庄消失了,那个宅院消失了,大门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在我遥远的梦幻中。

一切都从日本鬼子来了开始,又从日本鬼子走了结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结束不了我的思想,结束不了我身上刀疤深处的痛楚。那是爷爷和父亲用鲜血刻在我骨头里的记忆,也是让后代的子孙们记住,我们龙江人不是好惹的种,我们的根就扎在在这一望无垠的黑土地上。

死亡村庄

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的人,性格就是实实在在,行就是行,不行就是拉倒,磨磨叽叽不是我家乡人的性格。他们就相信一个理儿,谁也不能到我们家门口刮旋风、整事儿,更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横行霸道了。哪怕是村边的一草一木,谁要是敢去毫无道理地去糟踏。他们都会豁出老命跟你拼个死活。他们就是敢于用生命和鲜血跟来犯之敌拼命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现在,流尽的鲜血已经肥沃了脚下的土地,让我看到那庭院残垣上长满了的蒿草。秋风拂起,白云游弋,大雁南飞。在这荒芜的土地上,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就是我全村人的葬身之处。

芦苇在风的冲击下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的亡灵在这里低吟浅唱,演奏出一曲曲苍凉凄美的乐章。空旷的原野上我看到了大兴安岭南麓山峦的钢蓝,在这延绵数百里的山脉里,一队又一队的人马演绎着我们家族不屈的精神,他们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奋勇杀敌脚步悲怆……在森林,在山岗、在雪原、在滩头、在芦苇荡、在青纱帐……在大兴安岭的大南边广大无际的大沃野上,处处都留下了他们抵抗外来侵略的铿锵脚步和龙江人的大气概。关于这些,我慢慢地告诉你。

在瓦蓝瓦蓝的天底下,我一下子就感到自己尘埃般的渺小。面对皮鞭,面对刺刀,面对血腥与屠杀。就拿现在的我来说,不敢说自己不会害怕,我很有可能被吓个半死,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的正宗嫡传,如果不是,我的心里还能踏实一些。也许,是我今天活在和风细雨里的缘故,种情也发生了惊人的退化。

那天晚上,爷爷非得去袭击日本鬼子的兵营,那股劲头儿是谁劝也不听,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对于爷爷和父亲那天晚上带着四十多个伙计的行动,开始我是知道一些,后来发生的事我也是听说的。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月光很是朦胧,霜雾浓重。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彻耳就能听见罕达罕河在涛声中轻翻细浪。爷爷和奶奶站在队伍前面,脸上有银晃晃的水珠闪动,父亲腿脚麻利,很快就将四十几个伙计集合到宅院里,父亲在爷爷的耳旁反复喃喃

咕咕，爷爷不停地点着头，眼睛就像天上的月光一样忽明忽暗闪烁起来。

爷爷说，眼下小日本来了，你们都是我们家的伙计，也是咱的老亲少友，听招呼的人，就跟我去收拾一下小日本；不愿意去的，那就自己掂量。日本鬼子杀了不老少中国人，在龙江，在景星，鬼子是横行霸道，欺男抢女。用不了几天，我们村子也得跟着遭殃，往后的日子指定不能消停了。我们今天去就是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告诉他们别他妈吃饱撑的，上我们龙江这疙瘩臭他妈得瑟，最好滚回老家去。今天晚上是骡子是马，咱就牵出去遛遛，有种的，就跟我去干他一把，要是熊种，就回家搂老婆睡觉去！

透过层层虚幻的雾霭我看见，夜空中生出无数个星斗。大门口人影绰绰，长长短短的长工和短工都是我家伙计，伙计们在我爹的招呼下集合在爷爷和奶奶的面前。我借着微弱的月光查着人数，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歪歪斜斜共四十四人。奶奶立在爷爷的身旁，爷爷像一个指挥官，开始给他的伙计们训话，爷爷讲话的样子当时真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好汉，挥手間霸气十足。爷爷说，平时我关大摆手没亏待乡里乡亲。这次更亏待不了大家。大家有今天的好日子过，是靠干活赚来的。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不能得好了，鬼子不会让我们好好种地、好好打猎了，我们大家就没有吃穿的，也就没有老婆没有家了，鬼子不让我们得好，我们也就不能让他们得到好。

听完这些谁也没吱声，村里村外一片死寂。

月亮突然钻出云层，把地上晃成一片银色，薄云溢满半空，冷辉倾泻枝头，村口的泉眼在咕咕叽叽流淌。队伍开始在皎洁的月光下穿行，在幽静荒凉的原野上，他们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爷爷和奶奶在队伍的最前面，每一个人手里牵着一匹上等的蒙古马，一匹铁青色，一匹枣红色。父亲手里牵的马是乌黑色，他牵着马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天上的薄云愈加减少，地上一阵暗，一阵明，一阵黄，一阵白。云层移动，月光移动，队伍移动。一切都笼罩在忽明忽暗的月夜里，远处是隐约可见的景山黑幽的身影，人人都呼着雾气，喘着粗气，呼吸沉重，很是悠长，嘴里嗤嗤地冒着一丝丝白茫茫哈气。

死之村

月光把队伍送上了堤坝，很快，就到了罕达罕河边。芦苇荡深处的小路转弯抹角地向西北爬行。其实这算不上什么路，只是猎人经常走的一条毛毛小道，交叉分离，然后再交叉再分离，一直通向四面八方。

在望也望不到边的大草甸子上，连天扯地生长着一人多高的小叶樟和芦苇荡。我爹经常骑马在草丛上飞奔，他的方向感极强，顺手抛出的枪支，不留任何记号，下次骑马狂奔路过于此，只需要一含腰，就轻松地将那枪拾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阴天白日，时常能见到他跃马驰骋在芦苇荡深处，只瞅见人影，却看不见马匹，他的身子在翻滚着波浪的草尖上快速飞行，“草上飞”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父亲“草上飞”这个绰号我是能接受的，可爷爷“大摆手”的绰号无论如何我是接受不了的。

爷爷说话时总是大嗓门儿，也爱摆手，习惯性地比比划划。只要他一摆手，用力那么一挥，这事儿就那么定了，或者这事儿就吹了。天王老子也拗不过他的脾气。在这块地盘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子里的最高领导，自己是最有实力发脾气的，他觉得这个绰号用在他的头上很贴切，也很舒服。所以，他从来也没表现出反对，也没说过赞同。久而久之，大摆手这个称呼也就叫开了。

队伍继续向西北穿行，脚步的踢踏声传出老远。河堤上有几排冲天的白杨立着，乌鸦在树头上紧张地看着树下的稀稀拉拉的队伍，它们把自己的声音紧张地传给同伴父亲去问爷爷，鬼子杀了多少人，爷爷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是杀了不老少，整得龙江城都鸡犬不宁的。

脚步声在低低矮矮的路面上回荡，弄醒了北华村的几条狗。那狗们比赛地嘶咬着，狗的大声喊叫，惊起了几只熟睡的秃尾巴鹁鹑，那鸟拖着笨重的身躯，扑扑棱棱地飞向蓝汪汪的月色里。在茫茫的月空中划出许多好看的蓝黑弧线，片刻，就不知所措地掉进草丛里去了。

爷爷在河堤坐下，用火镰点了一袋旱烟。父亲也挤过去点了一

袋。一时间就有十几个火星在堤坎上高高低低地闪烁。爷爷把伙计们叫到了跟前,说这是今晚最后一袋烟了,以后不管烟瘾多大,都给我憋着,抽完这支烟,咱们歇一会脚就走。

云层还没有完全散去,地面上皎洁一片,朗朗生辉,月亮斜挂在正东方。爷爷在队伍的前面不停地摆手,催队伍快些。队伍就向西北方窜去,顺着河水的流向,队伍转了一个弯。河水低沉呜咽,哗哗啦啦地向东流淌——永不知倦地向东流淌,月色中的河水泛着鱼鳞一样的银光。

奶奶打马准备过河。那马显然就对眼前的银光闪闪的河面打怵,在岸上不断地转圈,鹞呼了几圈也不肯过河。爷爷见那马不肯过河,一股火冲上脑门,上去就给那马屁股一枪拖子,马腿上的肌肉抽紧一下,前蹄哒哒地抬了又抬。爷爷已是破口大骂:你这个畜生,熊种,还没等怎么样呢?你先怕了,等回来我先宰了你,吃肉。

那马一阵嘶鸣,哐哐乱叫,高昂着蹄子冲进河内,溅起碎银片片,银花朵朵。那时,奶奶看见了河面上间或有木排漂过,远远听到了寻偶狐狸轻轻低咽。潺潺的河水声,队伍远去的脚步声,所有这些声响在天底下都显得和天空一样高远神秘。

队伍三三两两地趟过河,家乡的五月,河水是透骨的凉。爷爷上了岸,还觉得后脑勺泛着丝丝凉气,月亮又向西走了一段路程。龙江的天空朦胧得与头站的天空没什么两样。那时,龙江县城还是一个破败的城镇,人口过万,几千户的人家都靠种地打猎为生。故乡的黑土就是适宜各种动物生存繁衍,且繁殖力极强。我们家族也是在这土地上生长,也是注定后继有人,家业大放光彩。

日本人早就来了。

鬼子用飞机大炮打下了江桥,打下了卜奎城,打下了富拉尔基,也毫不客气地冲进了龙江城。自从鬼子来到龙江,他们就蛮横地枪挑着刺刀,挑着人们的头颅,也挑乱了龙江人原本平静的生活。

男人们都被刺刀逼着、皮鞭轰着去修铁路,筑工事;女人们在这个时候也就成了他们宣情泄欲的工具。

死亡村庄

实实在在地讲,至于有多少男人被杀,多少女人遭到强暴已经无法查清。但也没有当时爷爷说得那么邪乎。可有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眼前这荒草丛生的残垣下面,就是我祖辈的坟墓,他们的死与日本鬼子的侵略有关,日本关东军毁灭了我整个家族。今天,对于一个亲历者来说,不管谁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我对日本鬼子怀有的深仇大恨。

看吧,荒草中的野花随风怒放。这也许是我先辈的灵魂在召唤,那村庄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死亡了,消失在遥远的天国里。

天近三更,爷爷的队伍已经翻过了对宝山,又趟进了雅鲁河。龙江城就在眼前。西大岗子上隐约可见十几幢高高短短、粗粗细细的炮楼立在月空下,炮楼上的探照灯在夜幕中交叉逞狂。爷爷的脸蓝一阵,白一阵。全身都泛着青紫色的光泽。爷爷把我爹叫到跟前说:

“儿小子,你枪法好,去把小鬼子的狼狗给报销了;小柴子,你收拾那两个站岗的,其余的人跟随我来。”

爷爷重新骑上那匹铁青马,飞也似地向着月亮方向奔去。铁青马尾乱甩,马屁股后跟着疯跑的伙计们。在纷沓杂乱的蹄声中,一股股发甜发咸的尘土飞进了奶奶的鼻孔,奶奶打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喷嚏,伙计们笑了起来。爷爷急急地勒住了马缰:“都他妈给我憋回去,整露馅了,谁他妈也别想活着回去。”

爷爷这一骂,所有的声音一下全飞了。奶奶在马背上把枪一横说:“当家的,不就是几个小日本吗?看你大惊小怪的。老娘我今天让他们全都放倒儿,也该到了我们开杀戒的时候了!”

“臭老娘们,把嘴闭上,再他妈吱声,老子先崩了你。”奶奶湿漉漉的睫毛上闪着露珠,她紧咬着嘴唇,眉毛紧拧着,那一刻,她一定对爷爷挺痛恨。

利嗖嗖的小风把那个夜晚吹得格外寒冷。爷爷在马上打着牙蹦鼓,嘴唇哆嗦着,身体不停地打颤。他翻身从马上下来,拍了拍奶奶的肩头,以示刚才的话语过激,也算是一种安慰。奶奶立在队伍前头,黑色的斗篷随风漫漫飘动起来,她一声不响地立在堤坝最高处,目光扫射着每个人的脸。

奶奶扭过头来：“我再说一遍，今天是给咱龙江人报仇来了，长关家威风来了，谁也别他妈的装熊蛋，是老爷们就拿出来你们打虎、打狼、打兔子的本领，多杀几个日本狗，给大当家的看看，别以为，只他自己是英雄好汉，别人都是孬种，回去后姑奶奶一定好好犒劳大家伙儿。”

奶奶的声音脆生生，响亮亮，不温不火。

另一支队伍被四爷带到了河堤下，他们是按照爷爷的吩咐埋伏在堤坎下。早年发生的洪水把这里掏出一个大深沟，沟底可以行人走车，要是走车就是显得窄了一些，两条高耸平行的堤坝让这沟谷显得更深更窄。四爷到了堤坎上，回头望了一眼龙江城，那几柱白光把他脚下的石块和荒草弄响。四爷紧张了一会，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抽出盒子炮。枪是他的伙伴，四奶说，四爷对枪比对她都亲，四爷的确是搂着枪睡觉的，这一点也不假。四爷用这支枪不知打了多少猎物。在方圆百里的地域上，谁都知道大门关家是一个敢于跟强暴势力做抗争的主儿。

四爷的枪声不仅响在野外，也响在围攻我家宅院的土匪身上，令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土匪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对我家的女人、钱财、骡马感兴趣了。因此，四爷就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关四炮。

奶奶在堤坝上的英姿，我现在真是无法想象出有多么飒爽。四爷听到奶奶说让他抓紧准备好了，四爷就带领他的人马趴在那堤坝下面，阵势是一字排开的，把手里握的鸟枪、猎枪、三八大盖、盒子炮的枪栓咔咔拉响成一片。四爷感到肚皮下的土地坚硬、冰凉透衣寒骨，寒气在他肚皮上一圈圈扩散，也扩散到每个伙计的身上。

爷爷和奶奶带领的那帮人马就在对面的堤坝上，爷爷有些烦躁不安了。他匍匐着爬到了奶奶的身旁，一串串冷丝丝的汗水从他的脊背上淌下来。

奶奶侧着身子问：“都准备好了？当家的。”

爷爷嗯呐了一声，就越发把手中的二十响盒子炮握紧。

当我父亲“草上飞”摸到鬼子的岗楼时，鬼子的狼狗就先闻到